

教育世家 育人爱国

陈一鸣，著名教育家、儿童教育专家陈鹤琴先生的长子。1938年至1940年期间在沪江大学求学，1938年8月1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组织安排赴美留学。1951年回国，历任上海市宗教事务局副局长、顾问等职。1985年离休后从事党史资料的征集和整理工作、对父亲陈鹤琴教育思想的研究和宣传工作，热心于下一代教育事业。



陈一鸣

2010年11月2日下午，我们前往延安西路的华东医院，去采访陈一鸣老先生。一踏入病房，对眼前的景象，我们感到惊喜不已。已九十高龄的陈老先生正戴着老花镜，坐在一张扶手椅上阅读报纸，炳烛之明，神采奕奕，丝毫不觉老之已至。后来我们才得知年事已高的陈老患有帕金森综合症，有时会流涎，手会不时难以自制地颤抖，走路亦需借助于拐杖，并且老先生的听力也已有所下降。可即便如此，陈老先生仍十分矍铄，坚持要求亲自走到医院的会议室接受我们的访问。更让我们感动的是，陈老先生在采访之前，针对我们先前征询他的提问提纲，竟逐条逐句地列出了所有问题的回答提纲，此外陈老甚至还准备了大量对应的珍贵历史资料供我们阅读记录。采访过程中，陈老耐心倾听我们的每个问题并做出详细的回答，谈及革命历史，谈及青少年教育，情绪激昂之时，陈老意气风发，宝刀未老之态不减当年。

走上革命道路

我们的谈话从陈老先生的早年经历开始。陈老为笔者提供了一份相当珍贵的文字资料，收录在《火红的青春》一书中陈老自撰的回忆录——《立志在青春年华》。文中陈老详细地回忆了自己随着祖国的跌宕而一同起伏的青少年时代。从初三年级到高中毕业，他都是在麦伦中学度过的，而该校也是抗战前抗日救国学

生运动中学方面的一面旗帜，即“中学生救国联合会”的骨干学校。在校期间，他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各种校内外活动，参与学生剧社的演出，加入学生纠察队参加游行示威，担任学校举办的民众夜校中国近百年史的课程讲师……

就像陈老在文章中自评的一样，他是个从自学和思考中探索真理的进步少年。从学校图书馆丰富的藏书到社会上出版的进步报刊中，他如饥似渴、孜孜不倦地汲取知识，学习文化，追寻进步思想。除却中外优秀的文艺作品、时事评论，在这段时间里，他接触到了决定了他整个少年时代思想发展最终抉择的社会科学理论著作，特别是通过《中国大革命史》和《西行漫记》（即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两本书，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有了较清晰和全面的了解。

1937年秋，升入高三之时，他参加了上海市学生界救亡协会。并于毕业前夕，也是就他距离17周岁还有2个月时，他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道路。

踏入沪江校园

谈及与沪江大学的渊源，陈老先生告诉我们，先父陈鹤琴与时任沪江大学校长的刘湛恩先生是老友，两人也于1937年开始共同为抗战努力。幼年时期，父亲就经常带他去沪江大学，去刘家拜访。1938年的9月，陈一鸣来到当时的沪江大学，就读于社会系。但他选择沪江大学不仅仅是因为父亲，更重要的是因为中国的需要。

陈老的父亲陈鹤琴先生，是我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杰出的爱国人士。抗战期间，陈鹤琴先生与当时沪江大学的第一任华人校长刘湛恩先生一起加入了领导上海爱国运动的协会。“八一三”之后，有几十万难民涌进租界，陈鹤琴先生于危难之时被推举为难民协会的负责人，这个慈善会应该说是当时三大爱国组织中最重要的一个，陈鹤琴先生临危受命，运作整个慈善机构，担负起几十万难民的民生。后来，刘湛恩先生不幸遭暗杀，陈鹤琴先生仍不顾生命危险，继续投身于爱国国际组织——上海国际教育会，视爱国抗战为己任。

提到老校长刘湛恩，陈老特意为我们摘抄了收录在《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学生运动史》一书中《悼念刘湛恩博士和茅丽瑛烈士》的选段，文中写道，“1938

年4月7日晨，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在戈登路（今江宁路）公共汽车站被暴徒狙击身亡……沪江大学和附中师生十分悲痛，立即停课悼念……上海市各团体的挽幛‘为国牺牲’悬于中间，左右挽联为‘长校十年，苦辛备历’，‘成仁一旦，中外同悲’……长长的送殡队伍，前往虹桥公墓，成为一次规模较大的抗议活动。”陈老还为我们提到了一位沪江大学的老校友——刘良模先生。他告诉我们，这位刘先生在他们那一辈中有着深远的影响力，也能堪称沪江时代的一个标志，一个楷模，伟大的历史巨人。

正是深受先辈们大无畏爱国主义精神的影响，先烈们先天下之忧而忧的高尚情操的熏陶。进入沪江以后，他就在当时校际间的学生大团体“上海基督教学生团体联合会”（简称“上海联”）从事团结青年学生的工作。身为中共地下党员的他，在学校里力所能及地组织并参与形式多样的爱国学生运动，并且还特别注重发挥青年党员的创造性。当时，为拉近先进思想与普通学生之间的距离，使之更通俗易懂、更具吸引力，他与他的同道者们甚至自己创作歌词，将思想唱进歌里。正是在这一时期，他根据独立战争时期黑人歌曲《约翰·布朗的身躯》的曲调创作了《团结就是力量》这首后来流传甚广的革命歌曲，也开拓了革命歌咏运动做为上海学生运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采访现场，陈老激情地为我们唱起了《团结就是力量》，虽然双手颤抖，但是他的声音却依旧铿锵，歌声中透出的坚毅和刚烈，仿佛将我们拉回了那个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年代。陈老义正言辞：读书不能忘救国！

远赴异国他乡

1940年，出于为组织工作的考虑，他离开了沪江大学。当时组织需要他主持大学内部工作，团结积极分子，利用租界条件开展地下活动。根据地下党的指示，指导学生交“好朋友”，公开的活动虽然减少了很多，但是他努力加强城市工作，在复旦、交大、立信、技大等一大批沪上高校培养了许许多多的革命积极分子。

1946年10月，长期从事革命工作的他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如果继续留在上海，不仅是革命工作，甚至是他的生命安全都会受到极大的威胁。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远赴重洋来到美国，起先就读于密西根州立大学，

后转至哥伦比亚大学师范专业学习。然而，革命事业并未因此搁浅。当时的党中央，特别是周恩来同志对团结留洋学生的工作特别重视。于是，在国内就一直参与学生工作的他在异国他乡又投身于团结留学生的工作。

对于这样一段经历，陈老又为笔者找到了他刊登在《人民政协报》上的一篇文章《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留美学生》。文中记录道，“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Chinese Student Christion Association in North America，简称C.S.C.A）是当时全美最大和最有影响的中国学生团体，时局又恰逢抗战胜利，有许多留美学子都体验过旧中国战争造成的动荡生活，痛恨旧政权的腐朽黑暗，其中更有不少学子还接受过蓬勃兴起的人民民主运动的洗礼。于是，在异国他乡，他也充分发挥了个人特长，融入了这一爱国集体。在广大爱国学子的参与和倡导下，C.S.C.A 及其地方支会的活动焕发出青春的活力。比如，每年定期举行的夏令会、冬令退修会、春令退修会，讨论的主题包括“中华民族向何处去”、“中美关系和中国的建设”、“社会变革中的中国留学生”、“我们对新中国的信念与行动”、“新中国的建设、我们的学习和回国问题”、“去建设一个新的中国”等等；创办英文刊物《中国学生意见》（Chinese Student Opinion）；举行大规模的“中国夜”演出活动；联合全美基督教协会举办“学生参加的纽黑文工业项目”；与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联合开展活动等等。

“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远方游子心系祖国，来自遥远东方的一点点消息无时无刻不牵动着他们的心弦。

子承父业

这段留学生涯一直持续到1951年，他才重回魂牵梦萦的祖国母亲的怀抱。回国之后，他先后在华东地区和上海市政府宗教工作部门工作，从事了一辈子领导宗教界爱国运动的政治工作。

本以为陈老现如今应该享受着悠闲的老年生活，但是高尚的老一辈革命家怀着对党的教育事业和关心教育下一代的使命感、责任感，仍然奋斗在工作前线上。从1985年离休至今，陈老积极从事着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领导下，负责学生运动史料征集组的工作。主要负责编写出

版了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多种书籍。值得一提的是，陈老还在出版的各种书籍，如《抗日战争时期的学生运动》中亲自绘制插图。二是在上海成立了全国第一个陈鹤琴教育思想研究会，整理和弘扬先父的教育思想。研究宣传，组织学习，开展实验，不断创新。近年来，由于身体原因，陈老亲自前往各地的调研宣讲活动逐渐减少，但是，在教育事业的道路上他没有止步，笔耕不辍，研究不断，关心教育下一代的社会实践活动不断。陈老也将手中的接力棒传给了他的女儿——陈庆老师。通过几代人孜孜不倦的努力，陈鹤琴先生“一切为儿童”的崇高精神和教育理念，在新时代焕发出新机，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添砖加瓦。

反观当今，继20世纪90年代的出国热之后，新一波出国潮在新世纪悄然盛行。现如今，似乎西方的教育模式和发展被推向一个无可比拟的地位；托福、雅思、GRE、GMAT等考试，似乎演变成了中国学生的课外必修课；留学生最关注的似乎变成了申根、绿卡、移民……对于这个现象，陈老斩钉截铁地告诉笔者：出国就是为了要回国，学子只有一个信念——建设祖国。我们那一辈人是如此，你们这一辈人也应是如此；过去是如此，现在也应如此，将来更应如此。话语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采访的最后，陈老还与我们分享了他对现今教育体制的一些看法，并向我们介绍了先父陈鹤琴先生的九大宏愿：（1）愿全国儿童从今日起，不论贫富，不论智愚，一律享受相当教育，达到身心两方面最充分的可能发展。（2）愿全国盲哑及其他残疾儿童，都能享受到特殊教育，尽量地发展他们天赋的才能，成为社会上有用的分子，同时使他们本身能享受到人类应有的幸福。（3）愿政府及慈幼机关为儿童福利着想，尽力设计，多予儿童以安全的保障。（4）愿全国各处从今以后，所有奴婢童工等不良制度，完全绝迹。（5）愿全国的父母、导师以及全国的成人们，随时随地本着“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古训，各就自己能力所及之处，保育儿童，救济儿童，感化儿童。（6）愿今后全国的父母们，都具有教育常识，切实了解儿童心理和儿童期的价值。（7）愿全国的妇女们，都自觉着母性的伟大，注意胎教和妊娠期的卫生，造就优良和健全的国民。（8）愿全国教师们，抱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去教导儿童、训练儿童，使他们成为健全的公民。（9）愿全国慈善家和一切成人们，对于救济事业，先从儿童做起，遇到危险，先救儿童。

上海理工大学 校友访谈录

谈话的两个半小时仿佛弹指一挥间，但它犹如陈鹤琴先生、陈一鸣先生以及陈庆先生三代人毕生追求的教育事业一样：授人玫瑰，手留余香。氤氲芬芳，会一直鼓舞激励着吾辈之人生。我们在此祝福陈老健康长寿。

■采访、撰稿：光电学院 俞诚、蒋研梦